

我该如何表达济南

□安世音(壹点号:心湖积雪)

十一月,以清风暖阳为伴,我徜徉在济南老城街巷。

街巷里还吹过古老的风,还是那一轮古老的斜阳。后宰门街到了,曲水亭街到了,这是我在济南的最后一站。其实,我一直深信,老济南旧时明月般的风雅一定在某个角落静默地等着我。

“东更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庙。芙蓉街,西奎文,曲水亭街后宰门……”现在,我寻到了它。

像是走在老济南的苍穹下,九曲碧水绕坊间,忽然让人的心境都变得淡然起来。甚至我都可以用李白、杜甫的心境去体味一下,走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老街深巷的那种欣然,或者想和老残心有灵犀的通灵一下,这“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果然比那江南风景更为有趣。

起凤桥街,曲水亭街,有酸蘸儿的卖声,有芙蓉饼的香甜味,穿着汉服的小姐妹手挽着手同游鞭指巷,林立的街铺是市井烟火;后宰门街,曲水亭街,县西巷,岱宗街,百花洲,溪水潺潺,古色古香。西更道街街面干干净净,两边的房舍白墙黑瓦,路面的条石很整齐,再走不远,就有了一条东西向的小巷,西辕门街。

这才是满满的老济南韵味!

下午三点半,挂着围炉煮茶招牌的小茶馆,安静得不起眼,有几个谈生意的客人在翻看文件,名字叫“肆味”的小酒馆,弹吉他的小乐队还没有来,曲水曦和果茶店玻璃柜前做热饮的老板推开窗,对着一汪碧水,夕阳正慢慢散去,眯着眼睛在看野鸭子嬉戏。百年老院的屋舍下,狭窄的胡同里,老济南们自家院门前摆几只摇椅在闲话家常。架着老花眼镜的老爷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电匣子。在路



边席地而坐的是年轻的恋人们,在他们身后,路边一角的咖啡屋,木板墙上钉满了那些济南老街名字的路牌。

不管在那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属于一个城市独有的灵性绝不肯轻易在另一种演变里就范。这是最迷人的济南,有人间烟火,也有梦中桃源。

我们的生活,还有生长的本质是什么?也许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只要我们消除执念,便可寂静安然。既为这片土地留下向前的足迹,也为这个时代留下见证的标本。时间锋利,一代一代雕刻,没有永远,但会有无数永恒个瞬间。我们唯有共同记录。

时光无涯,聚散有时。坐上回程的动车,火车在疾速行进,眼前的建筑物慢慢向身后退去。我的一日之行短暂,即将辞别济南。

想到那部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曾一度也被我迷恋过,看过十几遍,现在还能记得电影里有句台词: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只是,人海茫茫,人生不是电影,大家都在各安天命。小到个体,大到一个城市。我们与之大多只是擦肩,没有故事。

但时间永远是个旁观者,任平湖烟雨,岁月山河,让一座城,一个人融入时间的滚滚长河,随着时间弥久归于清澈。

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尝试一种打开济南的方式,或者说是如何选择文体去记述它,游记、散文抑或随笔?直到我又想起在济南城的那一日时光,那一汪碧泉,流淌为溪,汇聚成河,恣意成湖,让一座城源远流长,一时间释然。

其实,选择自然的表达远远高于拘泥于形式。我也许只是想对它说:我很喜欢。



从剪子巷到西蜜脂泉

□李红伟(壹点号:五味杂陈在山中)

打记事起,每天清晨,剪子巷那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上行走的都是扁担、水桶。

懵懵懂懂的人们睁开眼就去摸挑水的扁担,别管是拖拉着鞋的还是披散着头发的,一边走一边扒拉着眼屎,到西蜜脂泉去挑水。为的是抢个早,晚了就得排队。

西蜜脂泉那青石条砌成的水池,极具年代感。各家自己的桶是进不得的,有两三把竹筒做成的舀子是公用的,只有它们才可以下到那汨汨的泉中。

初升的太阳会透过关帝庙里葳蕤的树木,洒下或明或暗的斑驳,为晨雾中满脸笑意的人们镶上一抹金黄。

等从泉里打满了自家的两个桶,这才算舒了口气,却又不急着离开,伸手从荷花塘里掐来两张荷叶,极细心地盖在水桶上,既卫生又少往外洒水,随后才大步流星或袅袅婷婷消失在青石巷尽头,一同散开去的还有那如纱的薄雾。回到家顺手把荷叶撕扯两下,扔在熬稀饭的锅里,一锅清热解暑的荷叶粥便成了。

老济南家家都有一个青釉水缸。开门第一件事:挑满缸再说。

爷爷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所以父亲从不去赶这个早,总是轻手轻脚地刮完脸,梳好头,等朝霞映红了半边天,才从容地抄起扁担,用右手扶了,左手牵着扎了俩犄角小辫的我,顺着晨光流淌的青石板路奔西蜜脂泉去。

街坊们都已经挑水回来了,打铁的开始夹炭生火,不打铁的则刚拨开蜂窝煤炉子的风门,却都散发着刺鼻的硫磺味。匆匆把烧水壶蹲到各式炉子上的人们才有空去奔趟厕所,提着裤子、清着嗓子、扑扑踏踏

的脚步匆匆,走个对脸也顾不上说话,点着头“啊啊”几声,算是打了招呼。

剪子巷这才算全醒过来,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刷牙的干呕声,铲子炆锅时钻脑子的声音,还有哪家妇人尖利的大嗓门叫二妮起床学喊的喊声。粗喉咙,细嗓子交织着铁水桶的咣当声响成一片。那悦耳的铁锤敲击铁砧时的叮当声,得在人们喝透了茶以后才会传出来。

等我们挑着水进了家门,爷爷已经洗漱完毕,坐在院里的圈椅上等着喝茶了。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一样的话:“这泉水,也就是打解放了才到咱这小户人家喝,搁过去,这都是大宅院里的达官贵人和茶楼戏院雅座专用。”等一杯冒着热气、飘着雪白茉莉花的泉水吮进嘴里,接下来便是那句:“莫道脂甘能悦口,试将一饮胜天浆。”

剪子巷本就如一条水街,家家门前流淌着清粼粼的泉水,就连铁匠铺里淬火用的水池也都和这泉水相通,顶有名的剪子王专门研究过,这条街出产的剪子菜刀为什么锋利无比,从不上锈,用多久都光亮如新,这淬火的泉水最关键。大家也都极认同这个说法。

再早,因为近的缘故街坊们都在趵突泉周边取水;好一点的自己家里大多有井。更好喝的西蜜脂泉放开后,人们就舍弃了老泉,奔西蜜了。远是远了点,最不济沏茶的水也必须用西蜜的。

后来,剪子巷不再打铁做剪子,剪子王的铁匠炉成了游客合影的打卡地;各家的井也回填封了口,自来水通到了锅台边,也就不再用挑水了,可心里依然怀念那剪子巷到西蜜脂泉的路。“莫道泉小池水浅,烹茶煮饭汲水便”。

朝山街的煮字生暖

□崔洪国(壹点号:风过林梢)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菱荷丛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珠帘。画船儿天边曲,酒旗儿风外飏。爱杀江南!”这是元代散曲家张养浩描写江南水乡美景的小令《水仙子·咏江南》。

张养浩是济南人,这首小令是我穿过朝山街时在一家淮阳菜馆的招牌上见到的。说的是江南,但想想放到济南也蛮合适。每天早上,城外的黄河、城里的护城河也是照着朦胧的烟霭,曾经的两岸也是小城人家故事多;每天晚上,各式各样的酒旗迎着风,也是迎着夜光的灯在起舞飞扬。

很多煮字生暖的文字我留给了宽厚里、芙蓉街和曲水亭,这里我要细说一下我穿行过无数次的朝山街。朝山街是一条很济南的街巷,说是街吧,被吉庆街、凤凰嘴街等短短长长的小街巷连通着,说是巷呢,又很宽展,还有K55路公交车穿街而过,两边也是店铺鳞次栉比,所以说街说巷都无啥大碍。

朝山街给我的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2010年到济南工作后,最早熟悉的就是朝山街,每天都要经过。最近,我有机会在青龙桥畔小住。房子虽小,但温情依旧;光阴虽逝,但对沿途的那些风物情感依旧。住下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了朝山街。夜晚的朝山街灯亮得早。那晚有个很欣喜的发现,一条南北也就几百米长的朝山街竟然荟萃了天南海北那么多的鲜美味道。我有些百思不解。朝山街不像芙蓉街和宽厚里声名远播,也不像泉城路两侧,汇聚南北各种味道是理所当然。朝山街在很多人眼里是一条默默无闻的老街,虽然也临着趵突泉大街和泉城广场等重要商圈,但是比起芙蓉街和宽厚里,并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看着沿街那么多具有不同地域风味的特色小

店,我还是有些疑惑。

我一边走着,一边细数着那些饭馆和店面,有哈尔滨春饼,有蜀兴龙火锅,有北京烤鸭,有麻辣香锅,有本土的老济南四合院,门两侧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门联。那家“老城老味”的餐馆既有鲁菜也有川菜,还有一家老牌的“老久把子肉”,是老济南的传统名吃店。朝山街的美食美味多以鲁菜和川菜为主,那家淮扬菜馆在朝山街和一条街巷的拐角处,店面很特别,有了那首张元浩的小令,就更加具有辨识度了。朝山街北边靠近趵突泉大街的地方,是一家胖胖螺蛳粉店,里面坐满了人,人气正旺。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起来,穿过护城河走到朝山街,一如既往去寻觅城市闹中的那份静,也试图去寻觅和发现朝山街那么多美食美味的原因。那天早上我还穿过了佛山街、凤凰嘴街、吉庆街。衔接着朝山街的这些街巷纵横交错,走到任何一处都有曲径通幽之妙。朝山街附近有很多的社区和小区,居住的老济南人多;临着趵突泉大街和文化西路,就业创业的年轻人多;附近还集聚了山大等高校,那些莘莘学子和创业群体都是来自天南海北,这样一想,朝山街汇聚了那么多的美食美味也就不奇怪了。我心中豁然开朗,疑团顿时解开了。几天后的晚上,我又经过朝山街,果然看到很多年轻人坐在店里,或者牵着手向着那些灯火闪烁的小店走去,更印证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大美济南和天下泉城素以大美和天下为人们流连忘返。去年的国庆和中秋,济南好像还上榜了周边最愿意旅游和驻足的城市,足见人们对济南的那份欢喜和挚爱。朝山街、芙蓉街和宽厚里那些富有各地不同风情和口味的美食美味,是这个城市更具海纳百川品质的最好说明和见证。



他们让这座城引以为荣

□鲁先圣(壹点号:鲁先圣)

到了济南,不能不游秋柳园。

广州的朋友来济南游览,朋友是南国著名的诗人,我自然推荐朋友去趵突泉边造访李清照,去大明湖边拜谒辛弃疾。大约是为了显示济南的厚重底蕴吧,我没有先告诉朋友大明湖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文人王士禛。因为在我看来,王士禛的名气没有前两位大,但是,他给济南留下的故事比李辛两位曼妙,甚至,他的故事更衬托出大明湖的诗意和浪漫。

建造在趵突泉公园内的李清照纪念馆,果然没有让广州的朋友触景生情,关于李清照的故事大家知道太多了,他甚至对李清照晚年在南方的凄凉境遇都如数家珍。到了大明湖看辛弃疾,为这个爱国诗人感动了一番之后,朋友问我:济南还有更重要的文化人吗?

我微笑着看着朋友。我知道,不要说是诗人,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到了陌生的地方也会这样发问。比如,去湖南的凤凰,十之八九是奔着沈从文去的;去浙江的绍兴,大多是奔着鲁迅先生去的;而山东的曲阜就更有代表性了,所有的人都是奔着孔子去的。

这个时候,我有些得意,有些狡黠地引领朋友来到距离辛弃疾纪念馆不远的地方,隐藏在大明湖东南岸怪石烟柳之中的“秋柳含烟”石刻。诗人朋友万分惊讶: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一个这样诗意的名字?

我不语,引领朋友继续前行,烟柳

丛中,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出现在眼前了。院子的牌匾上镌刻着苍劲有力的秋柳园三字。

显然,朋友没有听说过秋柳园,我的关于终于露面。秋柳园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王士禛而建。王士禛是清初的杰出诗人,他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工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他从政之余勤于笔耕,一生著述共计36种560多卷。王士禛23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的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禛咏秋柳处。

朋友从广州来济南几天,又去了几处景点,但印象最深的是秋柳园。朋友说,没想到在济南的大明湖岸边隐藏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真是来济南的最大收获,因为对于辛弃疾和李清照早已经熟悉,而关于王士禛和他的秋柳诗社则一无所知。

我也深有同感。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大楼、街道、公园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那些建筑,不要说千年,又有哪一个可以存在百年之久呢?百年之后,所有的建筑都不复存在,但是,文化人在那里留下的诗词歌赋,留下的曼妙故事,留下的文化气息,却源远流长,亘古而弥新。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发现、珍藏、保护文化的遗迹不仅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远见。